

# 古道行 —— 「在路上」的教會學

翁均鳳

## I · 序

天主教會一直予人一種體制性很強的機構感。1841年，天主教傳入香港，由宗座監牧區發展至今天的天主教香港教區。這所超過一百八十年歷史的「機構」，從前由傳教士們悉心經營；今天已演變成由包括神職與平信徒，各按其分的籌劃管理。如同初期教會，宗徒及信友們如何經營運作基督徒團體。今天，教宗文獻、主教文告，甚至主日神父講道，都非常鼓勵平信徒們加入經營教會。不只是活動中「幫忙搬搬抬抬」，而是按個人「神恩」，以自己技能一同服務教會，與教會同行，一同發展成長。這幾十年來，大大小小的平信徒團體因此成立。各團體都在自己的神恩與使命下茁壯成長。「古道行」就是一個不管身份，包括了神職與平信徒，以個人神恩為主軸的教會團體。在這幾年間，「古道行」發展得非常之快。從幾個人的工作小組，發展成超個一百人義工團隊。那麼「古道行」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組織？它的工作和使命是什麼？它在教會內的身份和角色是什麼？最重要的是，在整個的教會團體當中，「古道行」能帶來什麼，如何在教會發展中顯示出其意義？這篇文章嘗試回應這些問題。

「古道行」這個名字，最近幾年在教會團體圈子內冒起得非常之快，極受教友歡迎，成為教會活動的新寵。究竟是因為教會活動都太傳統，或是「古道行」真的太有更新信仰的能力，又或者只是一時三刻的新鮮感？到底「古道行」是什麼？

很多人聽到「古道」這個名字，多數會聯想到在此地必定發生過一些歷史事件。自香港開埠以來，很多傳教士都來到香港，目的是借香港踏入中國大陸，為中國人帶來福音。<sup>1</sup>當時，天主教會在香港設立了宗座監牧區，藉此向本地居民傳教，同時亦在不同地區開設傳教站。1860 年，「宗座外方傳教會」開始在西貢地區傳教，<sup>2</sup>並於西貢地段建立教堂。<sup>3</sup>經過超過一百年的發展，香港由一個一個的漁村，發展成為國際城市。昔日傳教士到訪並建設的鄉村，一個一個的沒落，教堂也一個一個的荒廢。教堂建築的坍塌，並不代表基督信仰的沒落，也不能視作傳教士的失敗。因此，教區「古道行」工作小組以「再踏先賢路，永續傳教心」的精神成立，藉着復修西貢荒廢的教堂，重燃信友傳教的心火。

## II · 「古道行」

### 源起

如果做一個問卷調查，搜集教友們對「古道行」的理解，到底「古道行」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，估計有超過九成人會回答：「古道行就是行山。」也會有一些人應為「古道行」的重點工作是復修或重建教堂。其實也沒有錯。「古道行」的開始確是同行山有關。傳聞「古道行」主席蔡惠民副主教熱愛行山。有一天他

---

1 1841 年 1 月 26 日，英軍在香港島舉行升旗禮，標誌香港成為殖民香港的開始。而隔著維多利亞港的九龍半島及內陸，仍未被割讓，仍然是屬清政府統治的地段。因此傳教士視香港為進入中國內陸的大門。

2 在香港的意大利傳教士與在廣東的法國傳教士達成協議，取得香港及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的宗教管轄權。余嘉浩、許家朗、敖子亮著述，阮志偉主編：《先賢之路，西貢天主教傳教史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 2021），頁 33。

3 1860 年《北京條約》允許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租買土地及興建教堂。

行過西貢山頭，聽到遠處播著韓德爾（George Frideric Handel）的默西亞（Messiah, HWV56）。因著好奇西貢山頭怎會有這樣的聖歌在播發，神父跟著歌聲一直走，走到歌聲的源頭，原來來是一間小聖堂，就是現在位於赤徑的聖家小堂。這樣的一個發現，同時也勾起了蔡神父行走聖雅各伯之路的經驗，繼而開始在西貢尋找其他的小教堂，因而有了策劃「港版聖雅各伯之路」的想法。這些暗藏在西貢地區的小教堂，大部份都已經荒廢，卻沒有失去其歷史價值與傳教士的故事。當中有幾間仍有村民在默默照料。雖然村民都已遷出，但是基督信仰的味道仍然瀰漫在空氣。

這個構思經過幾次的集思會，教友們的參與，教區「古道行」工作小組，在已故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的批准下，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誕生了。

## 使命

結合了蔡神父同青年一起行走的信仰經驗，「再踏先賢路，永續傳教心」就成了「古道行」的使命。因此「古道行」並不只是「行山那麼簡單」。除了來自自己的行山體驗之外，還包括了與人分享信仰的精神。從外在行為看來，這不就是當年傳教士在做的，攀山越嶺，傳揚福音？當然，傳教士們未必是因為興趣而行山。他們行山正是他們的使命，為讓福音傳遍天涯海角。而今天，當我們再次踏足這條傳教士走過的路，我們還能感受到傳教士們的熱心嗎？也許我們不知道，當看到荒廢教堂時的難過，當我們願意同行，願意以自己的手放在這些荒廢小堂上面時，我們的熱火也就被喚醒了，同時我們也就成為了傳教士。「古道行」的使命，就是讓每一位天主子民成為傳教士。

## 工作

在成立初期，「古道行」分成三個小組，負責三項不同的工作範疇，包括復修、保育及管理香港教區位於西貢半島的天主教小堂；整理、研究及出版教會早期在該地區的傳教歷史；以及活化、推動及發揮這些小堂在靈修、朝聖、文化及福傳方面的潛在功能。到目前為止，這些工作一直在進行中，並且得到不少教友，無論在金錢上或行動上的支持。復修方面，「古道行」已基本復修了五間小堂，讓其可適用於不同活動的使用，包括：

黃毛應玫瑰小堂	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
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	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
西灣海星彌撒中心	

而第六間，深涌三王來朝小堂亦將於今年內復修完成。這些教堂，有些都已經坍塌，屋頂也沒有了，根本就不能進入。「古道行」自成立的五年內，藉信友們的努力，這些教堂又再一次為眾人打開大門，服務人的需要。

歷史研究方面，「古道行」在這五年來訪問了不少神父、村民，並把訪問結集成書，出版了《先賢之路。西貢天主教傳教史》。這本書現於各大書局有售。至於活化方面，小堂除了宗教活動外，也舉行了不少文化、藝術、及生態教育的活動。可見除了服務教友外，小堂走出了教友的圈子，向「外邦人」展示了自己的新的生命。復修、活化，不只是重建原貌，更是因為「新的傳教士」的投入，創新了小堂的目的，使其可持續發展。

## 未來發展

以往教堂為了服務信友，提供信友們宗教儀式及活動的場所。那麼如果沒有了信友，是不是就沒有教堂的需要？「古道行」小堂的所在地，都是已荒廢或村民稀少的村落，都不會再有人參與彌撒了，為什麼仍要復修小堂？復修小堂不是只為了提供場所給宗教活動。小堂的意義不只是一幢建築物。小堂更是人與天主在歷史中相遇的場所。是傳教士宣講福音的事件簿，是村民領受天主救恩的載體。每一代的人，每一次的皈依，豐厚了小堂的韻味。就像一個瓦煲，每煮一味菜式，食物的味道都滲進瓦煲內，瓦煲表面看還是一個瓦煲，但煮出來的味道已經不同了。小堂也是一樣，或者已經沒有了宗教禮儀的功能，然而，服務人的幅度卻有增無減。因此，「古道行」未來的發展仍然在於服務眾人的層面上。當人再次踏足這些小堂的時候，除了可以懷念昔日傳教士的故事外，還可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，讓教外人都可以認識傳教士，認識天主偉大的創造，認識主耶穌偉大的救恩。

## III · 共議並在古道上同行

「古道行」成立之時，籌委對選擇小組名字非常嚴謹。經過幾次傾談，大會一致讚同用「古道行」，英文“Following Thy Way”作為小組名稱。「古道」，字面可解釋為古人行過，或創建的道路。由一處通往另一處，連結著不同的古代村落。「行」，即是行走。在古道上行走。聆聽著古人的故事。“Following Thy Way”則更有意思。“Thy”是「他」的古代用詞，也可稱為「天主的」。因此，這條路是古人的，也是天主的。在這條路上，可以與古人相遇，也可以與天主相遇。從名稱上也可以看到「古道行」的本質，就是以「行走」連繫。橫向的，連繫十間小堂；縱向的，連繫古人與今天。更重要的，是連繫人、大自然與天主。

這條古道，不只屬於教會，是屬於所有人，是一眾天主子民的道路。古道上，並非各自為政，而是成為路上每一個人的夥伴。「古道行」就是由這些「夥伴」組成。夥伴來自每一位天主子民，隨他們的神恩，在古道上展開不同種類的工作。

復修及活化教堂共非一件容易的事。在歐洲很多地方，因著基督信仰的衰落，很多荒廢教堂都被收購重建成酒店、餐廳。今天講活化，似乎都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效益。然而，第十六屆主教會議的主題，提供了，同時也見證了「古道行」的發展方向。「古道行」就是這樣一個「共議同行」的教會團體。雖然是一個教會團體，參與復修活化的卻是一眾天主子民。而此天主子民義指所有人，是包括教友及非教友。

首先，「共議」（Synod）直譯為「在同一條路上」。<sup>4</sup>在同一條路上做什麼？就是聆聽與及對話。自宗徒時代，「共議」就是討論並解決問題的方法（參閱宗徒大事錄 15 章）。「古道行」的成立與運作也是同樣的。在同一條路上，每一位夥伴都各按其份，在復修活化小堂的各個環節中工作。負責復修的工程人員盡能力把小堂回復到原本的面貌；負責文書工作的同工努力撰寫資助申請，負責活化的夥伴發揮其無限創意，讓小堂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履行小堂的使命。各單位互相聆聽，縱然或有不明白或是不認同的地方，仍會保持開放，讓事件發生。從中透過經歷事件的發生，使每一位夥伴同可以一起經驗成功與失敗。最重要的，在此共議、同行的過程中，每一位夥伴內心都點燃著聖神的熱火。這就是每一位使徒的工作。每一個工作並不是個人的成就，而是與聖神一起創造的光榮。推到極致，「古道行」召來的不只是天主教教友，更有基督新教的朋友，其他宗教團體及非基督徒的參與。天主子民指向的，就是這所有的人。眾天主子民維繫一

4 論共議精神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《手冊》，頁 8。

起，在古先賢行過的道路上，共聚、參與並發揮各自的使命。而最終，讓「古道行」這一個項目持續發展，如同在路上的教會，向著圓滿的終極前進。

## IV · 「新」教會模式

教會的本質是傳教，而教會在地上則是以教堂及堂區模式展現。然而，科技發展，使地域邊界感減少。人不再因為「距離」而無法「接觸」世界。因此，教會的傳教事業及堂區發展將進入一個新階段。前文論述了「古道行」共議同行的特性。這種特性與聖職部於 2020 年發布的《堂區團體的牧靈皈依，為福傳使命和教會服務》訓令<sup>5</sup>所提出的，不謀而合。這個訓令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規則，目的只在於反省今天的牧靈皈依意義和堂區使命與價值感。同時，亦論述了今天堂區配置與堂區內不同角色和實施方式。<sup>6</sup>堂區，因著邊界感的消失，不再只是服務同一區域的教友。教友們可因著個人的方便，對各個堂區神父的愛好，而跨堂區參與禮儀或其他宗教活動。堂區的意義似乎因此而消失。然而，堂區的邊界與價值真是如此？訓令提到，堂區位於人民生活的中心。然而這個生活的中心不再是以一種地理方式量度，而是一種「存在領域」，亦即以人與人的關係，互惠的服務以及古老傳統衡量。<sup>7</sup>「使命」成了新堂區結構的核心，亦是維繫堂區使其持續發展的重點。堂區因此建基於每一位堂區人的使命感，並以其關係及服務支撐堂區的經營。

---

5 <http://press.vatican.va/content/salastampa/en/bollettino/pubblico/2020/07/20/200720a.html>

6 [https://taipei.catholic.org.tw/taipei/chi/new\\_content/342/](https://taipei.catholic.org.tw/taipei/chi/new_content/342/)

7 Instruction. The pastoral conversion of the Parish community in the service of the evangelizing mission of the Church. Section IV, no 16.

以「使命」模式展現，堂區的傳教本質就更能表現出來。藉分享一般日常生活，堂區中的服務，堂區團體一同經驗，一同感受，一同被喚醒內心的宗教信仰感。可能每一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，但那種被喚醒，意識到個人的限制，悟出絕對存有的存在，這就是傳教。傳教不只透過語言宣講的方式，同時也以不能言語的經驗方式，將耶穌基督的言和生活與人相遇結合。所以，當每一合人都以「使命」方式去生活出自己的基督信仰，「傳教」目的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。「古道行」的成立及經營，因著其共議同行的架構特性，塑造了一種新堂區及新福傳的模式。行走在路上，參與者呼吸著與先賢同樣的空氣，提供著與先賢相同的服務，築建起先賢奠基的教堂，堂區因而誕生。這是一個沒有邊界的，流動的堂區，在路上，與每一位同行者一同經驗主的足跡。

## V · 後記 —— 「在路上」的教會學

「旅途中的教會」是梵二後的思想。如今，「古道行」更是具體地呈現出在路上的經驗。在路上，我們一起復修教堂；在路上，我們一同沉浸在天主美麗的創造中；在路上，我們與過去的先賢和村民、今天的同行夥伴建立了關係；「在路上」成為了「古道行」的使命。「在路上」有很多的可能性。然而，各種可能性的終點仍然是天主。作為天主教香港教區下的一個教會團體，「古道行」在路上的特質，展現了今天教會的思想。而這種「在路上」的特性，開啟了「古道行」往後的發展方向。堂區、學校、社會組織、教友、非教友，全都被邀請到「古道行」中，一同沉浸在獨特悠久的歷史文化中，同時也一同建設一個人與人，人與大自然，以及人與天主和諧共融的世界中。